



歌门鬼城四部曲之二

插图本

歌门鬼城

THE GORMENGHAST TETRALOGY
GORMENGHAST

[英] 马尔文·皮克 著
赖慈芸 译

Mervyn Peake

THE GORMENGHAST TETRALOGY
GORMENGHAST



歌门鬼城四部曲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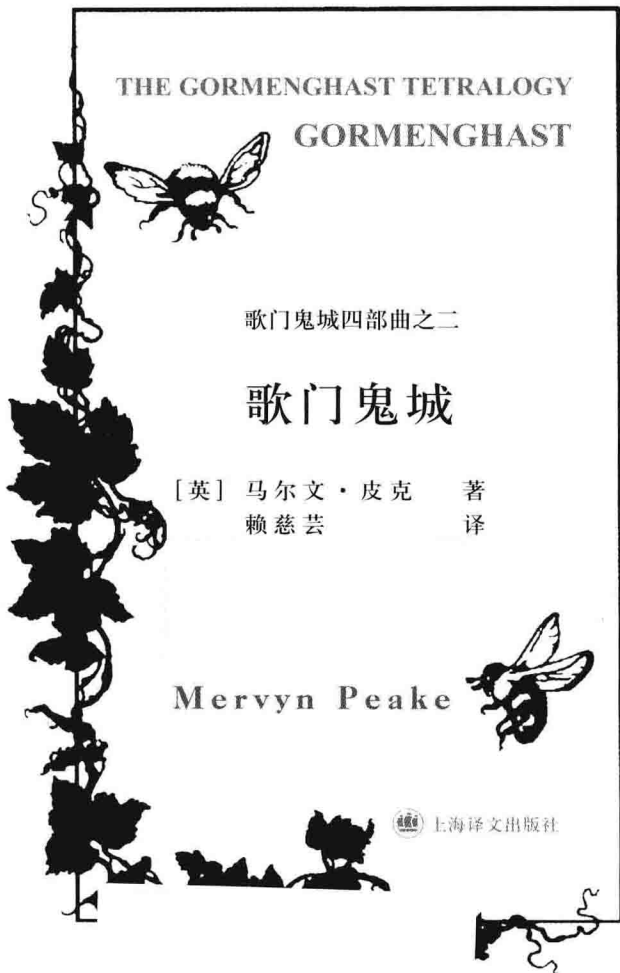
歌门鬼城

[英] 马尔文·皮克 著
赖慈芸 译

Mervyn Peak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门鬼城/(英)皮克(Peake, M.)著;赖慈芸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

(歌门鬼城四部曲;2)

书名原文: The gormenghast tetralogy gormenghast

ISBN 978-7-5327-6327-6

I. ①歌… II. ①皮… ②赖…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014 号



图字: 09-2011-619 号

歌门鬼城四部曲之二: 歌门鬼城

[英] 马尔文·皮克/著 赖慈芸/译

责任编辑/龚 容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314,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6327-6/I·3785

定价: 5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506965

导 读

赖慈芸

诗人兼画家皮克的《歌门鬼城四部曲》，与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同时出现在英国文坛。虽然《歌门鬼城》并没像后者一样掀起全球性热潮，但始终在爱好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许多以想象力著称的当代作家都视其为珍宝。美国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说过，他之所以想写“黑暗塔”系列，就是想拥有自己的《歌门鬼城》；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写《纳尼亚传奇》的 C. S. 刘易斯等，也都对它赞誉有加；写《发条橙》的伯吉斯更盛赞这是一部无可置疑的现代经典。BBC 也在 2000 年推出了四集《歌门鬼城》迷你影集，亦可见其经典地位。其中第二部《歌门鬼城》曾获英国皇家学会文学奖，获奖同年作者亦入选皇家文学学会会士。

皮克出生在中国，成长于天津，十二岁才随当传教士的父母返回英国；因此许多评论家都提到过中国对他的影响，甚至认为“歌门鬼城”就是以紫禁城为原型写成的。千年不变的传统、繁复的礼仪、废墟、迷城、高耸无尽的走廊、对木雕和诗的狂热、天子脚下的贱民等，似乎都隐约呼应着皮克童年对中国的印象。BBC 的迷你影集中，双胞胎公主可拉和克拉的装扮就是中国式的高髻、朝珠、紫袍。但皮克毕竟是英国人；童年印象也许会反映在场景设计上，主角争取独立自由的心境还是很西方的，英式大总管和下午茶也很英国。而卡通式的人物：瘦小如侏儒的老保姆；行走如蜘蛛的大总管傅莱；笨重、肩头栖鸟、白猫围绕的夫人；高亢做作，纤细如赛璐珞的医生；白发如狮鬃，空洞不知所云的老校长……更让整部作品弥漫着浓厚的童话色彩。但这童话又包含典型的哥特式元素：猫头鹰、

藤蔓、城堡、废墟、疯狂、复仇等。因此，若要为这部难以归类的小说归类，也许可算是带有中国风味的哥特式童话故事，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奇幻文学。

但这样归类似乎又有问题，这部作品中并没有精灵、邪魔、神器（唯一有点奇幻色彩的只有乳母凯姐的私生女“鬼东西”）。第二部才登场的诸教授个个混功精彩，读来仿若讽刺小说；闹牙疼的老校长和思春的老处女几场对手戏都喜剧味十足，令人喷饭。他们争抢的权力，并非攸关人类存亡或世界毁灭这种千秋大业，无非是控制枕边人和同事而已。即使是大大恶人史迪帕克，也只是想控制“歌门鬼城”而已，因为此外无他。“歌门鬼城”就是故事所有的一切。

“没有别的地方，”夫人说，“你只能绕圈子，泰忒斯·葛洛思。每一条大路，每一条小径，都会带你回家。因为一切尽在歌门鬼城。”

这是少年城主泰忒斯完成复仇大任，准备离开城堡的时候，他母亲城主夫人所说的话，幽幽道来，仿佛作者皱着眉头，看着不甘心待在书页里的主角摇头。是的，所有城堡里的人和事，全依凭作者的想象而存在。歌门鬼城完全是遗世独立的，没有与外界的任何联系。城里诸事无法以常理揣度：到底费莎公主还能嫁给谁？我们看着她从十五岁到三十二岁，她认识的男人屈指可数。既然此外无他，老城主夫人葛楚德是从哪里嫁过来的？为什么所有的教授都单身？医生的雪利酒是从哪里“进口”的？

这些问题是无解的，因为作者并不关心。这是一场纸上春秋。就像我们不能问金庸为什么武林高手都只要行侠仗义，不必工作就能糊口一样。这到底还是一本奇幻文学。只是由夫人口中说来，这种洞悉还是让人有点不寒而栗，仿佛这位特异、硕大的夫人，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什么都不在乎？），他们全城人的生活、传统、爱恨总总，都只是某人（作者皮克）幻想出来的而已。

第三部更进一步解构了前两部的世界。离开了歌门鬼城的泰忒斯，一

步就闯入了类现代世界，一个有高楼大厦，有汽车、飞机、法庭的世界（这里的描述可能部分也是作者皮克当时从中国回到家乡英国时所感受的震撼吧）；人们以为泰忒斯精神失常，歌门鬼城是虚构之地，城主头衔纯属妄想。最后连泰忒斯自己都怀疑起来，究竟歌门鬼城的一切是真是幻？他千辛万苦出了城，又必须千辛万苦地寻觅归乡之路，只为了证明歌门鬼城确实存在，不是自己的妄想。但这个世界也迷离诡异，许多人物竟与城中诸人遥遥呼应，似曾相识，仿佛城中人集体换装上场捉弄泰忒斯，竟隐隐印证了城主夫人的话：根本没有别的地方。他的归乡之路很卡夫卡，读来也迷离若梦：究竟前两部是否只是一场梦？一个奇怪年轻人的幻想，还是这两个世界是平行存在的，只是对彼此一无所知？又或许它们都存在，而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才是虚妄的？

但可惜我们无缘知道作者皮克最终的想法。皮克罹患帕金森氏症多年，在写第三部时病情已重，许多手稿字迹难以辨认，与人沟通也十分困难，最后只能长住疗养机构而无法执笔。他并非只计划写三部曲，事实上他的遗孀也解读出了第四部《泰忒斯醒来》（*Titus Awakes*）开头篇章的残稿，证明他的初衷至少要写四部曲，而且他的遗孀也说他原先计划写到泰忒斯死去为止，可惜因病无法完成。首部曲从主角泰忒斯诞生到幼年继位，二部曲从他七岁入学到十七岁退位离城，三部曲结束时他也不过二十出头。第四部的开头是城主夫人在窗前凝望……泰忒斯的人生还长，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机会回到歌门鬼城。不过我们知道皮克没能再回到中国，古老的中国也许真是他少年离开后，永远萦绕心头却又时时怀疑是真是幻的歌门鬼城吧。

这部因为机缘而带有中国风味的奇幻作品，终于在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出了中文本。笔者在翻译的时候，也试过特意采用中国元素，包括回目的设计（例如“典仪长筹办吟诗会／老校长掩护小爵爷”）；使用中国的头衔如王爷、王妃；中式建筑词汇如阁、苑等，但最终因为难以与作品中其他西方元素协调而弃之不用。但由于歌门鬼城太遗世独立，称呼“伯爵”似乎暗示着还有其他的国王和贵族社会，因此最后采用比较模糊的

“城主”，尽量抹去特定的文化地域色彩，以符合原著时空不明的特色。再者，原著的角色人名往往离奇滑稽，如老保姆丝蕾格嬷嬷，就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之意，老校长戴狄央其实就是“死呵欠”；但中文无大小写分别，人名太不像人名反而会干扰阅读，因此人名的文字游戏也决定放弃，毕竟阅读顺畅还是很要紧的。翻译上最困难的部分，其实也不在文字游戏，而在如诗般的文字密度。皮克不愧是诗人，又是画家，对景色描写往往有极其细腻而创新的独特比喻，色彩鲜明，令人过目难忘。尤其是描写光影变化、动静之间，极有独到之处：

从这扇高高在上的窗户斜斜射进来几缕铜线般的阳光，每一缕阳光的尽头都照到地板上厚厚一洼的尘埃。一只蜘蛛颤巍巍地借着一缕细丝，大段大段地下降，突然间停在一线阳光的路径上，瞬间成了一粒金光闪烁的珠子。

类似描述比比皆是，使得翻译这部作品成为很大的挑战，但也充满了乐趣。这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而是以画面取胜的作品，细腻而华美的想象力，令译者在译完这部奇特的作品后，画面还停留在脑海中久久不去。希望读者也可以慢慢地、悠闲地读下去，城中岁月长，不必急着出城啊。

目 录

导读 1

- 1 亡魂 1
- 2 生者 6
- 3 窥伺孔 9
- 4 上课 12
- 5 费莎公主 15
- 6 医生的书房 22
- 7 白猫大队 30
- 8 软禁 39
- 9 探险 43
- 10 三位教授 45
- 11 巴昆廷的公告 51
- 12 废墟 66
- 13 哲学家之死 69
- 14 爱玛思春 77
- 15 逃学 91
- 16 策马入林 97
- 17 校长之死 99
- 18 请帖 112
- 19 林中人 125
- 20 流亡老臣 134
- 21 苔堡 139
- 22 礼仪长 153

- 23 掩护 162
- 24 吟诗会 167
- 25 死木 171
- 26 迷城 173
- 27 盗药 177
- 28 嬷嬷之死 179
- 29 葬礼 181
- 30 墓地的拥抱 188
- 31 医生之梦 190
- 32 绮想 193
- 33 夜宴近了 197
- 34 宴会厅 205
- 35 深闺幻影 220
- 36 月下求爱 222
- 37 叛徒 249
- 38 黑影 254
- 39 弑师 258
- 40 “鬼东西” 269
- 41 失窃的木雕 271
- 42 史迪帕克的说法 274
- 43 雨中约会 278
- 44 秘道 280
- 45 暗夜狂笑 287
- 46 花斑马史迪帕克 295
- 47 少年城主 299
- 48 加上双胞胎就是五个 304
- 49 林中散步 307
- 50 四兽跨湖 313
- 51 城中岁月长 327
- 52 校长夫人 331

- 53 公主之恋 336
- 54 怀疑 338
- 55 姐弟口角 341
- 56 破局 342
- 57 跟踪 349
- 58 双尸 360
- 59 城主夫人的命令 374
- 60 夫妻生隙 377
- 61 木鸦 381
- 62 姐弟缘尽 382
- 63 神雕节 385
- 64 “鬼东西”再现 389
- 65 夜奔 393
- 66 暴雨 396
- 67 在洞中沉睡 401
- 68 初吻 402
- 69 洪水 414
- 70 谎言 422
- 71 泰忒斯的小舟 423
- 72 偷船 427
- 73 教授之舟 432
- 74 校长夫妇的阁楼 436
- 75 公主之死 438
- 76 死讯 442
- 77 围捕 450
- 78 对决 461
- 79 雨后 482
- 80 道别 484

1 亡魂

1

泰忒斯七岁了。围着他的生活圈就是歌门鬼城。哺育他的是重重阴影，伴他成长的是无尽绵密的仪式；他双耳尽闻皆回声，双目唯见石头迷城。然而，在他心中还是有与阴森的先人遗绪颇为不合的地方。最首要的一点，他是个孩子。

一场所有能人智士都设计不出的精彩祭典，正与岿然不动的黑暗搏斗着。这是一场血祭，奔腾跃动的鲜血的祭典。他的先祖不具备此种稚嫩敏锐的情感；对那些庸儒无力之辈，这种能力属于浑沌初开的世界。

生气勃勃的鲜血的禀赋。当所有规矩都在叮嘱“快哭”时，这些新鲜血液却纵声大笑；在乏味的法则喝令“欢欣”时，那种鲜血却在忧伤呻吟。无尽阴影下小小的反叛。

泰忒斯，第七十七世城主。生来就要继承一座即将倾颓的高塔，继承一个布满密网的海，继承一个锈迹斑斑的帝国，仪式在石上留下深及脚踝的足迹。

歌门鬼城。

破落遗世的城堡蹲踞于阴影之中：古老的石墙，高塔，小径。而一切都在败坏吗？可不。一阵和暖的清风穿过成排的尖塔；一只鸟在鸣唱；一股春水冲开冰封的河面。在石阵牢牢的钳制中，一只娃娃的手轻轻摆动，仿佛在热烈抗议冰冷的手掌。一片影子在变幻它的长度。一只蜘蛛蠕动起

来……

黑暗在那些人物之间蜿蜒前行。

2

那些人物是谁？很久以前的一天，泰忒斯出生于葛楚德夫人那间与众鸟共宿的寝宫，自那以后，他对他们知道多少？对自己的城堡又知道多少？

泰忒斯已熟悉拱门与长廊的语汇，通晓幽暗的阶梯与群蛾聚集的椽木在说些什么。雄伟的厅堂是他的游戏场；方形天井是他的郊野；石柱就是他的树林。

他还知道四处永远都有眼睛在看着。盯着他看的眼睛，跟着他走的脚，他挣扎时抱住他的手，他跌倒时扶起他的臂膀。等他站稳时，板起脸来一瞪，高大的人影纷纷鞠躬。有些人珠宝满身，有些人褴褛不堪。

那些人物。

那些飘忽的和死去的。他脑中满是那些形体和声音。因为有时候活着的没有实体，而死去的倒很活跃。

那些亡者是谁？那些死于暴力之下，再也不能影响歌门鬼城兴衰的亡者，留下了连死亡也无法干预的回响。下沉的石头已歇止在水底，而黑暗的涟漪一圈一圈外延，阴森的水面上仍有余波未息。泰忒斯不认识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虽然其中有他的父亲；而且他初生之际，他们全都还活着。他们是谁？年幼的城主将会知道。

3

那些无躯体羁绊的亡魂，各各不同，更为孤独也更为完整。让他们一个个出场闪现吧。一如生前，他们甚至也还在各自的地盘上活动着。是“时间”的冰冷滚动条往回卷动到那些可怖的年岁；还是“现在”的脉动惊动了亡魂，让他们悠悠然逡巡于高墙之间？

曾存在过的藏书楼，如今只剩灰烬。让它的全貌重现片刻吧。石墙虽厚，厚不过重重纸张做成的书墙。学问、哲学和诗四下飘零飞舞，午夜有

沉沉的脚步回响。亚麻布、小牛皮和冰冷的墨水间，蹲踞着老城主塞浦奎夫的鬼魂，忧郁而半盲的七十六世城主。

已经五年了。老城主的亡魂浑然不知自己已葬身猫头鹰之腹，施施然而来，每一步都在呻吟，全身上下都在怨，仿佛身躯是玻璃做的，而位居其中的心脏宛如一滴垂泪。

每一次呼吸都像退潮，让他越来越捉摸不到自己。他飘浮着往疯狂之岛移动——在所有商船路线所不及之处，位于停滞的海洋间，岛上的险峻峭壁正在熊熊燃烧。

泰忒斯并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因为他还没能见过林中人傅莱，更没跟他说上话。傅莱是他父亲的随从，也是唯一的目击者：他目睹发狂的老城主攀上燧石塔，纵身投向饥饿的猫头鹰群。

瘦骨嶙峋而寡言的傅莱，踩着蜘蛛般的步伐，每一步膝盖都格格作响。侧身众亡魂间，傅莱是唯一还在人世的，尽管已被逐出歌门鬼城。然而傅莱与城堡的作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有人能够取代他所遗留下的空缺，大概就只有他自己的生魂了。

放逐也是一种死亡。因此，林中人 and 七年前那位大总管很不同的了。穿得破破烂烂，留着一脸大胡子的傅莱，在满是羊齿植物的小径上忙着设陷阱抓兔子；但同一时刻，傅莱的鬼魂又坐在高高的厅堂上，脸上光洁无须，就像多年以前他伫立在主人门外的模样。这个生魂并不知道，再过不久，他就会亲笔为歌门鬼城的亡魂大军再添一个名字。他只知道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他细长、紧绷、神经质的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哭求着结束这场难以承受的对立、仇恨与忧惧。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死了，或是那个被人议论的粗鄙臃肿的不招人待见的人死了。

果真出事了。那个痴肥臃肿的胖子，那位城堡大厨，飘浮有如一头月下的海牛，多肉的胸前插着一柄长剑，像船桅一样凸出。他是在城主死前不到一个钟头前倒下的。他再次来到自己一手打造的领地，他的统驭柔软而无情。在所有庞然大物中最为虚幻的，当属大厨阿必沙·斯威特了，因

为鬼魂是没有重量和实体的。他从大厨房地板氤氲的雾气中费力地走过，像蛞蝓一样肥软滑腻。油蒙蒙的炊叉和烧肉锅一半飘浮着，巨碗大似浴缸，上方凝聚起一阵腐臭之气，又飘散开了，这就是今日的伙食。一路滑过蒸腾的热气，斯威特之鬼魂船帆全开，在雾中越见稀薄；他已成为幽灵中的幽灵，唯有芜菁一样的头颅还有坚固的性质。一股傲慢从那颗痴肥的头颅缓缓渗出，就像是邪恶的汗珠。

尽管邪恶又虚荣，硕大无朋的斯威特之鬼还是退开一步，让索尔多士的亡魂能够上场亮相。这位当年的典仪长，或许是最少不得的一位人物，是歌门鬼城律法的柱石和守卫者。此刻他正用结满老茧的手，抖抖索索地想解开缠在一起的胡子。随着他蹒跚前行，礼服上的红色破布宛如脏污的彩带，飘散在他老迈苍白的躯体四周。即使是鬼，他也是身体糟透了的鬼，不间断地干咳着，嘶哑骇人；黑白相间的一撮胡子随之前后摆动。理论上他本该为泰忒斯的降生雀跃，因为歌门鬼城终于有了传人；但随之而来的责任过于沉重，不容他的心有一丝欢乐之情，即使他本能地为跳动不顺的心带来细微的那么一点儿感觉。拖着脚步从一场仪式赶赴下一场，他勉力抬起沧桑的头颅，违背令其往下垂的自然地心力；他的头就像干裂的奶酪一样满是坑洞和罅隙。他体现了典仪长这个职位有多么老迈久远。

他的躯体死在灰飞烟灭的藏书楼；如今城主亡魂的怒火正在其间燃烧。老典仪长移开了，没入膳房的狂乱之中，他不能预见（谁知道鬼魂的记忆是往哪个方向走，是往前还是往后）他将因为干瘪的嘴里充斥着的黑烟而死，或是忆起他已经死于烈火和窒息，熊熊大火的金红色火舌早已舔上他多皱纹的皮肤。

他无从知道烧死他的是史迪帕克，无从知道点燃引信的是城主的妹妹可拉公主和克拉公主，也无从知道从那一刻开始，神圣不可侵犯的城主将步上发狂之途。

最后一个鬼魂是泰忒斯的乳母凯姐。她静静沿着光影斑驳的长廊移步，影子是淡淡的珍珠灰色。由于她生前总是有点遥不可及、缥缈而神秘，她之为鬼看起来也是最自然不过。在暮色微光中跳崖身亡固然可悲，

但比起城主、大厨和老朽的典仪长，她的死法倒没那么可怖；也比遭到放逐的林中人痛快利落。仿佛所有曾经活在人世的母亲都会殷殷告诫，她仍如往日一般照料着泰忒斯，就像还没逃出城堡而步向死亡结局之前一样。她还年轻，较深的肤色如黄晶般微微闪烁，唯一的缺陷是所有泥居者共同的诅咒——天生尤物的早衰，梦幻一般的甜美少年的岁月瞬间就枯萎了。在这群鬼之间，唯有她一人出生外城，贫寒难忍的边陲之地，其单调的范围延伸如泥巴或笠贝，围拢攀附上歌门鬼城的外墙。

灼灼阳光从一缕云边射出，燃亮了南墙面的百扇窗户。鬼魂经受不起这样强烈的日光，于是凯姐、典仪长、林中人、大厨和城主纷纷消解无踪。

这些是退场诸人的速写。前面那几个，在泰忒斯三岁前就已经垂死度日，远离了堡内生活的中心。但未来系之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他们，泰忒斯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从襁褓中就日日听着他们的脚步，看着他们映照在天花板上的形状、他们朦胧的轮廓线条与或快或慢的动作，嗅着他们身上各式各样的气味，并听着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声音。

凡搅动必有余波。因此泰忒斯成年以后，很可能也会听到喃喃的回声。因为泰忒斯要长成的并非各种人格的静态组合，不只是类型而已，而是如阿拉伯花饰般精巧的动作；他的想法就是行动，不行动时则如蝙蝠倒吊在阁楼椽上，或张开如叶的双翼在诸塔间盘旋。

2 生者

而生者有谁呢？

若寤若寐的母亲：半睡中犹能燃起怒火，半醒中犹恍惚如出神。七年来她一共见过他七次，随即遗忘了他所住的廊厦。但现在她从暗窗看着他。她的母爱犹如烂泥一样沉重而不成形状。她身后有成列白猫尾随，红发中有红腹灰雀筑巢。她就是硕大的城主夫人葛楚德。

没有那么可怕，但阴沉且喜怒无常一如其母的姊妹：费莎有父亲的纤细敏感而无其聪慧。她甩动乌黑长发，咬着孩子气的下唇，可以在一天内时而咒骂、时而大笑、时而发呆；忽儿温柔、忽儿放纵、忽儿多疑、忽儿轻信。她那一身火红燃起了沿途的灰白长廊，犹如一道日光炙过高处的树枝，浓绿中更见墨色，墨黑中更见深绿。

至亲中还有何人？只有两个生得一模一样的蠢姑姑：塞浦奎夫城主的双胞胎妹妹可拉和克拉。她们智弱不堪，稍一用脑便有中风之危险；体弱不堪，身上的紫袍仿佛挂在衣架上，丝毫察觉不到衣服下面竟还有神经和肌腱。

其他人呢？阶层较低的那些呢？以地位来分的话，首先应该是普恩斯瓜乐兄妹，即歌门鬼城的医生，还有他那包得密不通风、瘦骨嶙峋的妹妹。医生有着鬣狗般的笑容，奇特却优雅的身体、赛璐珞似的面孔。

主要缺点？难以忍受的尖细声音、令人发狂的笑声、装模作样的手势。主要美德？尚未损坏的大脑。

他的妹妹爱玛，像小孩般爱慕虚荣、像鹤脚一样纤细，只要戴起她的墨镜，她就像白天的猫头鹰一样目不视物。每个礼拜社会地位至少下滑三次，再扭动着扁平的屁股重新往上爬。她死白的双手握在一起，抵着下巴，满心期待能掩盖那平坦的胸部。

接下来还有谁？有地位的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在泰忒斯的幼年时期，再没有其他能影响他的未来；若有，应该就是那位诗人，一个思想狭隘、令人不安的人物，歌门鬼城的解读者对他少有所知，但谣传他是唯一能在谈话时吸引老城主注意的人。一个被全然遗忘的人物，栖于险石绝壁上方的房间。从未有人读过他的诗，但他的地位却孤绝不坠——就像谣传他是个出身高贵的士绅一样。

若是不论尊贵血统，一串姓名即会像鱼群般飘浮前来。死去的索尔多士之子，现在的典仪长巴昆廷，高龄七十的老学究，身材矮小，脾气暴躁，一脚踏入他父亲的后尘（说一脚再正确不过了，因为巴昆廷是个单足的家伙，总是重击着丑恶的拐杖前行，在晦暗的长廊中传出阵阵回响）。

傅莱虽然是以鬼魂的样子现身，却仍活跃在歌门鬼城的森林中。寡言而憔悴的傅莱，和巴昆廷一样的老派，总是固守着传统。但他和巴昆廷又有所不同，一旦律法遭人藐视，对律法的炽热忠诚令他怒火陡升，使他盲目，反观那瘸子则是冷酷无情，毫不宽贷。

迟至现在才提保姆丝蕾格嬷嬷，似乎有欠公允。毕竟歌门鬼城的继承人，世子泰忒斯，是由她照料的，一如幼时的费莎公主也是她带大的。单是这一点，点名时头一个就该点她。但她太渺小、太害怕、太苍老、太怨怼，让她永远无法站在头一个，即使在书页上。她总是牢骚满腹：“噢，我的心脏！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她会急急走向费莎，啧啧有声地吻着那个心不在焉的女孩，好抚平自己的情绪，或是将干皱紫红的老脸，埋在费莎的身侧。她独自回到狭小的房间时，就躺在床上，咬着细瘦的指节。

年轻的史迪帕克既不害怕也不怨怼。若在他那坚实窄小的胸膛内曾有良心存在，他也早已将那古怪的东西挖出，远远抛开了——抛至万里之外，就算他需要时也找不回来了。

泰忒斯出生之日，他开始攀爬歌门鬼城的重重屋顶，也结束了他在斯